




独角兽丛书

虚狐

薛涛著




 明天出版社



独角兽丛书

虚 狐

薛 涛 著

 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虚狐/薛涛著. —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11.6

(独角兽丛书)

ISBN 978-7-5332-6580-9

I. ①虚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76424号

责任编辑: 孟凡明

装帧设计: 陈昊

封面绘画: 姜超

内文插图: 周申

独角兽丛书 虚狐

著者/薛涛

出版人/胡鹏

出版发行/明天出版社 地址/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 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经销/新华书店 印刷/山东新华印刷厂

版次/2011年6月第1版 印次/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规格/155×210毫米 32开 7.125印张 98千字

印数/1-50000

ISBN 978-7-5332-6580-9 定价/16.5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 电话: (0531) 82098710

目 录

第一章	/ 001
第二章	/ 019
第三章	/ 040
第四章	/ 066
第五章	/ 083
第六章	/ 105
第七章	/ 125
第八章	/ 147
第九章	/ 159
第十章	/ 176
第十一章	/ 194
第十二章	/ 212

第一章

一个无雪的夜晚，舅舅从大卡车上跳下来。

他们连夜赶来跟爸爸妈妈商量发财的事。那段时间，距离我们十里的一个镇子上冒出一个皮货大市场，远近各地的人们都来这里买皮大衣、皮帽子。发财的机会来啦！于是，一个又一个皮革作坊开张营业。他们小时候的手工课一定最棒，能把一张一张兽皮变成帽子、围脖和大衣。现在，舅舅和舅妈瞒着姥姥和姥爷，偷偷跑过

来“淘金”。

他们商量好了，打算在发财路上狂奔。第二天，舅舅的卡车却趴了窝，“四条腿”都有问题，“心脏”也不太好用。舅妈烦躁，舅舅没辙，都说太晦气。夫妻俩指着大卡车骂一阵子，气鼓鼓地回了屋。第三天卡车一修好，他们就消失在漆黑的公路上。

放假的第一天，那辆病歪歪的大卡车又开进了院子。

舅舅踌躇满志地从大卡车上跳下来，身后跟着兴奋的舅妈。大卡车狂奔六七个小时，又把他俩从辽北送了回来。据说，他们跟这车货物是被姥姥赶出家门的，这正中他们下怀。他俩冻得满脸发紫，吵嚷着饿啦饿啦，要妈妈赶紧煮热汤面。

吃着热汤面，舅妈指着卡车上的货物说：“这回真要发财啦！卖掉那些货，咱们能过一个像样的年。”

爸爸听完不屑一顾。我知道爸爸还在跟他们生气。去年春节，爸爸在姥姥家喝醉了，打碎了舅妈新买的瓷碗。舅妈非要爸爸赔偿一个。打那以后，连妈妈都不替舅妈说话了。

舅妈激动地述说着兽皮的利润。爸爸忍不住操起计

算器跟舅妈一问一答，敲打计算器按键。

爸爸突然一拍计算器，跟妈妈说：“这买卖做得，做得！”

妈妈刚开始的时候不笑，也不表态，只管听舅舅和舅妈说。后来，妈妈脸上也开了花。

爸爸兴奋得满脸通红，就像刚喝掉半斤白酒，嗓门也大。他先是挨个拜访近邻，随后扩大活动半径，去找住在远处的熟人。他用他的大嗓门宣传舅舅的货物。起初没有买卖可做，舅舅和舅妈无聊地蹲在车下，还吵了一架。我对舅舅的货物感到好奇。趁着几个大人不在，我悄悄掀开车上的帆布。等待我的是一双枯干的眼睛。它无神地望着我。我全身发抖，逃了。其实，它眼神里的光芒已经熄灭。可是，它坚持录下了熄灭前的挣扎。

第二天，他们赚来第一桶金，孤独的兽皮们迎来第一个作坊老板。傍晚的时候，四个大人兴奋地围在一起。叨念数字的声音和敲打计算器的声音，持续到很晚。我迷迷糊糊歪在一旁，觉得他们就像间谍片里的发报员。

突然，妈妈大叫一声：“下雪啦！”

他们赶紧放下如意算盘，嚷嚷着去给汽车加盖苫布。



我跟在妈妈身后说：“我饿啦，我可冷啦，中午还没吃饭呢。”

妈妈无视我的存在，竟然没有吭声。这时候，她更在意兽皮们的冷暖。

我忍住怒火说了第六遍，妈妈才傲慢地说：“你等等吧。没看大人忙着吗？”

妈妈的意思是我多余。

这些兽皮让妈妈变得傲慢起来。

天空不声不响地落下白毛雪，零零碎碎，一会地面便变得雪白，把黑夜照亮，把人的眼睛照亮。后来起了大风，雪像弹出来的棉絮一样四处飘扬。风一去，它们落得更从容了。我趴在窗前痴迷地看着帆布一点一点地变白。他们商量一下，打开苫布，把兽皮搬进屋子里。很快，我家的屋子被它们占满了。它们是最单薄的生命，单薄得就剩一张皮。只是它们的眼睛还睁着，不管我躲到哪个角度，它们的眼神都能瞄准我。我被逼到墙角，抱着被子胆战心惊地睡了一夜。它们的眼神像萤火虫一样在我的梦境里闪烁、游走。

大人们同时发现了我的多余，也同时想到该把我流

放到什么地方去。

“给他姥姥送去！”

这是他们合作这笔生意以来最默契的时光。妈妈不再讲舅妈的小气，爸爸也不再讲舅舅的狡猾。舅舅和舅妈的眼神顺顺乖乖的。他们互相对视的目光里充满温暖的友善，融化了去年的积雪。

发财梦让他们冰释前嫌，把我变成一条没人管的可怜虫。

二

姥姥家的旧房子拆迁。姥姥用拆迁费租下现在的旅舍，并自封为经理。

这些事情，是舅舅和舅妈搬兽皮的时候跟妈妈说的。他们还提到姥爷，一副彼此心领神会的样子，说姥爷还是“那样”，却不说“那样”究竟是什么样。

我问姥姥：“我姥爷呢？他还‘那样’吗？”

姥姥扭头打量着我：“你一个小孩知道啥？你舅跟你说的还是你偷听大人说的？”

我如实告诉姥姥：“舅舅说，姥爷还是‘那样’。我想知道‘那样’是啥样？”

姥姥：“明天我领你去菜窖找他。他不理你，咱也别上火。你别怕他就成。”

姥爷，菜窖。姥爷掉进菜窖，上不来了。姥爷掉进菜窖，不想上来了。姥爷被埋在菜窖里，跟菜窖里面的土和草长在一起。土和草侵犯了姥爷，长在姥爷的身体里……

我突然非常难过。我跟姥爷没有太深的感情，但是他跟土、草长在一起的话，我也许会哭，因为他是妈妈的亲爸爸。

土、草跟姥爷长在一起。跟姥爷长在一起的肯定还有一个神龛。

姥爷离不开神龛。神龛里供奉的是狐狸。它是姥爷的信仰。姥爷常常恭顺地看着他的神龛。姥爷对神龛恭顺，就是对一只狐狸恭顺。姥爷对一只狐狸心存虔敬，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。书上说，喜欢动物的大人都是善良的。姥爷是善良的老头，脾气却不好。这是不是有点矛盾？

我找遍姥姥家的屋子，神龛确实跟姥爷一起不见了。它跟姥爷一起掉进菜窖里，跟土、草、姥爷长在一起。也可以说，一只狐狸陪着姥爷。

本来，我想问问桦儿，那个菜窖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看着桦儿的背影，我没吱声。现在的桦儿是一个孤独的小孩，跟滚烫的火焰一起跳舞，与火炉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。身边高高的桦树皮慢慢烧光，桦儿终于可以睡觉了。姥姥是旅舍经理，桦儿不过是她的锅炉工。

睡觉前，桦儿小声跟我说：“明早咱们早点起。我有个计划。”

明早姥姥要带我去找菜窖里面的姥爷呢。我答应桦儿第一个起床。

我发誓第一个起床，最终却还是一头懒猪。在姥姥家我照样是一头懒猪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懒猪，在哪儿都无法改变品种。

门开了，桦儿跟冷风一起冲进来：“起来！起来帮个忙！”

我索性闭上眼睛装睡。这时候，我很想找到姥爷，钻进他的菜窖，跟姥爷、土和草生长在一起。菜窖里面

黑暗而温暖，光着身子也自在。

我不抬头看桦儿，乖乖翻身坐起来穿衣服。我指着门示意桦儿出去回避一下。我不想赤裸给一个女孩子看。桦儿不出去，但闭上了眼睛。

姥姥说着死丫头没羞没臊，把她推出去。

门突然打开，桦儿以摩托车的速度冲进来。悲剧再次发生：她为我捧来昨天夜里的新雪。我来不及寻找姥爷的菜窖，立刻缩成一团直接下地狱。地狱也比上面的人间暖和。

三

晴天的时候，太阳会一整天微笑，苍白的微笑。到中午，墙根儿还能积攒些暖意。大白鹅啊、鸭子啊、小孩啊，都到墙根底下站立，个个朝向太阳，尽最大可能吸收它的能量。

现在是早上，桦儿规规矩矩站在墙根。

桦儿同意我惩罚她，但是具体怎么惩罚却要听她的。

桦儿说：“过来打我。”

我全身发抖地问她：“打……死人偿……命不？”

我全身发抖，因为新雪，也因为愤怒。

桦儿说：“打我。偿命不偿命我说了不算。”

我有点犹豫。她其实是个不结实的女生，厚棉衣里面包着的的是一个排骨架子。

我突然原谅她了，说：“下回吧。这回先放过你。”

桦儿火了：“无聊！我要你先跟我比试比试，完了我好去找菜根比武。”

难怪桦儿乖乖同意受罚，原来她要先跟我搞个演习，再去找菜根正式比武。我是被这个女生利用了。

练武，是我从前的梦想，但没真正练过。我们班两个男生也有同样的美梦。他俩比我做得彻底，偷偷练轻功。有一天都自以为练得差不多了，约好去公园切磋武艺。他俩一起爬上高墙，闭上眼睛，大喊一声同时往下跳。结果一个左脚脱臼，一个右腿骨折，双双住进医院。从医院出来，他俩双双宣布退出武林。所以，我没等到受伤就从武林的大门口跑开了。

想着那两个狼狈的同学，我坏坏地笑起来。我还没笑完，桦儿竟然出招朝我飞起一脚。桦儿踢得很高，脚尖居然刮在我的肩膀上。我的脚下全是板结的冰雪，滑得很，只轻轻一碰，我就摔倒了。我狼狈地倒在地上。桦儿很有成就感地乐了。

还好，冰雪缓冲了重力，我没受伤。我费力地爬起来看着桦儿笑，谦卑地笑，愤怒地笑。我在想刚才该不该饶过她。

桦儿却说：“这回不算，冰太滑。”

我决定陪桦儿练练，等着看她的洋相。我找一块干爽的地方站好，先弯曲双臂做着扩胸运动，给自己热身。

我问：“菜根是谁？为啥跟他比武？”

桦儿替换着压双腿，说：“菜根是菜库老板的儿子，跟我不在一个班。他欺负过我爷爷。那天我没帮爷爷。”

我得把桦儿的话翻译一下。桦儿的爷爷就是我的姥爷。桦儿是说，我姥爷被一个小孩欺负，桦儿没帮我姥爷。欺负姥爷的小孩叫菜根，很土气的名字。

我站直身子，问桦儿事情的经过。

桦儿说：“别让我讲。讲一回，难过一回。”

菜根欺负姥爷，我对这个家伙产生了反感。

我愤愤地说：“我去找菜根！”

其实，说完这话我心虚得很。我还不知道菜根的实力呢，可是我没有退路。

我问桦儿：“他家住哪？告诉我！”

桦儿也站直身子，放松着双腿说：“行了行了，有你这态度就算对得起我爷爷了。这事你别插手，我俩比武那天你也别伸手。你一出手帮忙，我就算输了。”

我取消了行动，没再逞能。在搞清菜根实力以前，我最好保持冷静。

桦儿问我：“刚才那一脚是不是踢着你肩膀了，是不是踢着了？”

我说：“踢着了。你是突然袭击，我脚下又滑，不能算你赢。”

桦儿说：“我也没说真赢。来吧！你别让着我，你要是让着我就误事啦。”

我重心下移，做好格斗的准备。为避免吃亏，为给姥爷雪耻，我得认真跟她打，也得甘心被打。

我又两次被“打倒”。

桦儿很满意，把我拉起来说：“武功最少提高两层！两层啊！”

我很沮丧：“我半学期不练这个，不然你很难打倒我。知道吗？你很难打倒我。”

桦儿说：“行了行了。咱俩是一伙儿的，不比赛。我去找菜根。”

我要一起去，被桦儿拦住。

桦儿说：“你还是别掺和。你不是菜根的对手。”

我受到侮辱，心里腾起一团烈火。

四

我总共有两个朋友，他俩分别对应一种动物。广宇对应鸟，各种鸟。桦儿对应狗，一条狗。

我和广宇的交情从鸟开始，到鸟蛋结束。

我和广宇的交情很像一颗鸟蛋，看上去光滑鲜亮，

其实一碰就碎。

为什么突然要讲到广宇呢？讲到桦儿就想起了广宇。后来，广宇与桦儿好像在同一个冬天里，同一片雪原上。他俩好像在这个故事里相遇过。

在自然课上，我发誓成为鸟类专家。只要听见两声鸟叫，就能说出它的名字；朝树枝上看它一眼，也能说出它的名字。我还能说出它们喜欢吃什么，愿意住什么样的窝巢，哪个季节下蛋，孵蛋……我一口气说出了我的伟大理想。

我还没说完呢，广宇突然站起来说：“那你不就变成鸟人啦？”

在我们的方言里，“鸟”还有一个读音，是骂人的词儿。

同学们哈哈大笑。我的那些同学们活得特别累，捡到傻笑的机会绝对不放过。自然老师用黑板擦使劲敲打讲台，同学们才平静下来。自然老师指着外面，要广宇出去罚站。那时候太阳像一个火球，被罚站其实就是被太阳烧烤。

我说：“别罚他，他跟我说笑话呢。”

自然老师放过了广宇。